中州人物考

[illegible][illegible]編

LIBRARY
JUN 9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B
128
S82Z72
1675
v.4

中州理學考序

丁酉秋余以令澠池與棘闈之後過蘇門謁孫徵君先生於夏峯得讀所輯中州人物考科凡七首理學理學之人凡十有三首曹月川先生月川固澠池人也余愧不能表揚前喆歸而遍搜其遺文數種具僭先生之序以傳因念運數遷流皆本儒風不振先生既蒐輯得其人矣當先梓其傳以標識其生平續訪其論著以成一代之書所關世道人心豈曰小補會邀

召命不及竣梨棗之事先生曰嗣當有人焉以成其志余愧不知學月川諸先正之異同分合固不能窺其藩籬然就先生素所輯之宗傳暨懷李家紫垣所刻之答問則自孔孟以後諸儒之同而異異而同合而分分而合先生旣已洞然如鑑矣能位置千古人而不爽者豈復紊於一鄉一國之士乎篇路附數語於冊末請以質後之君子

順治丁酉菊月年家後學都門張璟拜手謹識

中州理學考姓氏

曹靖修公端

閻御史公禹錫

許華敏公詰

何文定公塘

附周御史公道　婁知縣公樞

劉副使公涇

王布政公尚絅

崔文敏公銑

王肅敏公廷相
呂侍郎公坤
附楊尚書公東明　楊知州公澗
尤主事公時熙
孟光祿公化鯉
張知縣公信民
王參政公以悟
呂忠節公維褀

補遺

魯行人公邦彥

中州人物考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王元鏸仝編
長男立雅

理學

叙曰中州理學肇自月川月川以紫陽為鵠嗣後何栢齋王蒼谷崔後渠諸公皆以月川之步趨為步趨而詆子靜為禪學陽明為心學夫學統於孔門或具體而微或各分一體總之皆學孔子之學而識孔子之道者也自顏曾思孟以

暨周程張朱雖未必盡聖人之蘊總是此一條絡路以同爲異以異爲同正不妨並存而互見之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姚江亦無王伯安明道云吾學雖有所本天理二字是自己體貼出來儒學本天天者理也見危授命經世宰物隨地自見總之一理而已談身心性命一遇事便束手此腐儒曲士之流實爲理學之詬厲也

理學

曹靖修公端

端字正夫澠池人永樂戊子科舉人學者稱爲月川先生大資穎異造詣篤實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坐下足兩磚處皆穿得之專靜事父母旣孝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論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

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爲霍州學正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罷人亦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罷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願留之蒲庠弟子亦上章爭之霍州先上得允後竟終於霍一罷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德化感人如此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等書宣德九年卒後謚靜修薛文

濟贊曰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
德有言以淑後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陳建曰曹月
川學行猶在吳康齋之右楊方震理學錄乃載康齋
而遺月川川豈薄其爲校官耶正德中大司馬彭澤稱
月川爲本朝理學之冠又舉從祀孔子廟庭
氏曰月川倡理學於永宣之際以太極爲立
本而求至乎聖人之道以參天地惟此心而謂心
非血氣兩言者濂洛遺旨也或但稱實學而不察
其宗要亦未爲定論嘗取濂溪作拙賦以見意因

以拙巢名其讀書之室薛文清爲之記新安孟化鯉文爲月川祠記文集散失今止得其太極圖說述解序可見其大端矣

閻御史公禹錫

禹錫字子與洛陽人負氣自許不肯脂韋世俗亦不事邊幅與物無忤童時穎敏讀書日記萬言長博極群書性純孝九歲時哭其父幾至滅性正統甲子年十九領河南鄉薦明年授昌黎訓導丙寅以母喪徒步歸廬于墓終制有殄暴見化白蟻出集之應有司以聞詔旌其閭既而聞河汾薛文清公講明濂洛關閩學遂謝舉業去洛從之遊得其大指而歸以考功員外郎紀振薦爲開州訓導遂以其所得爲教四方

從耆日重學舍幾不能容州之民無少長皆化之曰無敢蹈先生所刺也稍涉不義即相誡曰毋令閻先生知之正身飭行望者消釋人以比司馬端明之在洛云天順丁丑時李賢王翺姚夔相繼薦爲國子學正尋陞監丞諸生之事干謁者悉不得行不遂者或以賈忿癸未謫徽州府經歷諸生請闕奏留者至再甲申陞南京國子監助教復轉監丞掌京衛武學事世祿子弟悉知讀書由禮登甲科者相望而中外權貂蟬握虎符號稱儒將者亦多出其門四典文衡尤

[illegible]得人久之聲望愈隆超拜御史提督畿內學校爲
錫慨然有造就人材之志勵名節敦士風抑詞章之
習明本原之學取周子太極圖通書爲士子講明之
一時人士皆粗知性理又疏場屋數十弊陳之皆賜
施行時論稱快焉世方仰其有爲成化丙申無疾正
衣冠而逝公卿大臣多惜之士子如失所怙恃窆遊
三十年清苦蕭索如具隱之毋去任囊無一錢如劉
寵死之日家計如懸罄其文武門人及故屬吏相與
賻而殯之夙著述甚富有自信集晦菴要語二程全

集薛文清公讀書錄河汾詩文司馬法吳子註解孫子選註武學詞藻行於世

氏曰邇來學人有言許平仲其宋之朱元晦乎薛文清其今之許平仲乎公從遊文清之門而正身飭行明習本原之學俾一時人士粗知性理此其所得之大旨可知已

許敬敏公誥

誥字廷綸靈寶人襄毅公仲子在童齔岐嶷不群十歲能屬文弘治乙卯與弟讃同舉於鄉已未成進士授戶科奉命清理延綏倉場有當中官者督三邊倉儲用法誥即劾其狀邊人懷之正德戊辰以舊德遺老起襄毅公爲大司馬誥例宜避請[illegible]改翰林院檢討逆瑾欲納交誥與之絕瑾大怒矯旨黜襄毅公籍罰邊儲三百石竄誥廣西全州判官欲置之死誥歷險冒瘴與魑魅伍挺挺無戚容會奔襄毅公喪服除即

絕意仕宦遨覽潛修受徒講道者將終身焉久之嘗路交薦以諧探賾研微見道淵邃可備顧問時有詔守正不阿爲逆璫所斥者錄之起諧尚寳丞復疏病還里居十餘年世廟改元復起南京通政司參議時講學者北爾函谷南稱陽明諧入南都咸就席問難輔臣薦諧宜充經幄改侍講學士爲經筵講官上緝熙聖學四事一曰則圖書以明道原二曰主聖經以求道是三曰辯諸儒以祛道惑四曰斥雜說以防道害其於進講多所剴切古昔興衰治忽之際如指諸

掌帝皆虛懷聽納益加眷注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
祭酒事詔獎風節抑華競以經世爲士筌尊德爲學
軌人士翕然化之太學生有遊方旅櫬者幾三十人
詔購地葬之復賜給衣食不給者數十人奏罷教職
不稱者二人及劾勳戚習禮不律者一時成均肅然
先是文華殿左室列三教之師像帝欲從古易以木
主詔以所著道統書上之帝悅即撤其舊像立皇帝
王師八主南向周孔二主東西向命輔臣與詔九人
瞻拜主前面諭之曰朕奉先聖先師於此庶起敬慕

以遜志於學卿等其罔朕棄誥行喜怒哀樂章入詳
帝謂詳欲以一人之情通天下之情所言良是嘉擢
吏部右侍郎時天下入計詣門戶清肅人弗有私謁
者乃具奏以戒諸司帝從之復上疏乞休帝不允擢
南戶部尚書倉塲經費多所裁省復上疏乞休帝以
留都國計非詳不可不允會將入朝疾作卒年六十
四詳天性孝友仁厚敦重人倫以身率世不數數於
人惟以踐諸實行達之世務為學嘗曰聖賢所傳心
法六籍所遺訓典要在用世經人耳苟無益於時文

端奚爲所著有通鑑前編圖書管見道統源流詩考易系春秋易見中庸本義太極論性學篇等書謚莊敏贈太子太保學者稱爲函谷先生儀封王廷相論曰莊敏論太極曰氣理兼備不淡於無論性曰理氣渾全本無支離俱不可專以理言卓乎命世之見矣

[illegible]氏曰莊敏公立朝風裁難進易退便是聖門家法至其所學以踐諸實行達之世務爲主尤爲緊切眞是有體有用余嘗謂學有其解有獨解言前人之言行前人之行衆聞而安之耳目不驚此

其解也言前人之所未言行前人之所未行群起而攻之翻駁成案此獨解也獨解非深造自得獨闢心霧未易言兩谷與陽明並峙南北而陽明以紫陽忠臣犯大難公又欲問宋儒除去形氣要那神與性理何處安頓斯言出其不為曲儒之訾議也者幾希

何文定公塘門人周御史公道婁知縣公樞劉副使公涇附

塘字粹夫懷慶武陟人弘治辛酉鄉試第一壬戌進士由庶吉士歷官禮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文定學者稱爲柏齋先生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人謂爲癡兒七歲時入郡城見家有彌勒佛塑像乃抗言請去之人皆大駭十九以聖賢之學自勵嘗聞許文正薛文清一言一行或得其遺書則欣然忘寢食官庶吉時閣試克己復禮爲仁論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見侵於風寒暑濕者也人能無爲邪氣所勝

則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識者謂與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相同逆瑾竊虐一日贈川扇於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塘獨長揖瑾怒不以贈受贈者復跪謝塘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前對曰脩撰何塘知必不爲瑾所容乃累疏致仕後瑾誅復原職以經筵觸犯忌諱謫同知開州修黃陵崗堤岸成晉東昌府同知即乞歸肅皇帝嗣位起提學山西以父憂不果再起提學浙江敦本尚實士風丕變未幾晉南京太常少卿與湛甘泉鄭杏東修明古大

[illegible]之法學者翕然宗之歷工戶禮三部侍郎晉掌詹
都察院事竟不就是時南有王陽明北有許函谷皆
以道學名於時塘獨黙如日事二親躬菽水孝子姓
後進以修孝弟忠信非義一介必嚴兩執親喪皆哀
毀瀕死數四若不能更生門人請梓文錄曰聖賢之
道具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
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家居十餘
年薦二十餘疏嘉靖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夜半
有星隕於邑城西流光如晝是夜疾革年七十歲有

栢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儀封張鹵曰聞諸先正有言明興一百年惟河東薛文清爲篤行醇儒然克守文清之典刑者粹夫也及閩中林對山嘗言當栢齋時以講學名者皆務爲高論以爭相陵駕惟栢齋不言而躬行及關中馬谿田却謂公家居時東南學者入於達磨之門更相傳習栢齋力距而闢之以此觀之若吾人實行不修而徒喋喋然與人角是非同異之辯誠多言矣

氏曰公生平不屑逆境進退有道以德行自

貧耻列文學科其詩不必法唐文不必法漢議論彷彿宋儒殆庶幾乎躬行君子也不事著述且不欲梓其文錄謂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吾之所深懼也斯真見道之言與說者謂當以顏閔無所著作想像先生闇然自修絕去表暴爲名之意此近裏着己之儒也

周道字大經號竹溪懷慶衛人師事何文定以嘉靖丙戌進士擢御史巡按宣大時大同逆黨戕人情洶沸道請戮元惡餘罔治軍民帖然肖其像於太平

樓祀之駕南待選科道四人邑從道與焉途次劾大將軍等甚爲璫人所擠

婁樞字子靖號毅原懷慶衛人師事何文定嘉靖乙酉領鄉薦會朝紳議禮各樹幟不相下又議王陽明之學且爲洛蜀黨樞著克伐怨欲四章爲陸司成林少司成心折及授廣宗令劉撫軍籍民兵樞謂擾民上鄉兵議劉面從實心銜之適焚直指問安民去貪之畧樞應以所令勿反所好作去甚論刺之樊大恨以事褫廣宗民肖像祀之

鄭澄字次山懷慶衛人嘉靖丁未進士由庶吉士改
御史授太守歷鳳翔登州兩郡歷官憲副文定門人
嘗刻其集能倡明師說於先生之學可稱入室
氏曰周婁劉三君生同地學同師其實心任
事亦同也月川學以躬行爲主三君子可謂能守
師說

王布政公尚絅

絅字錦夫鄭縣人生而穎異五歲讀孝經七歲日記数百言或謂曰子後當及第乃應之曰讀書寧止爲榮進已耶自童穉時已立志爲聖賢之學比長盡通五經諸子尤邃於三禮年十八[illegible][illegible]舉於鄉壬戌成進士授兵曹有贊名調吏部歷稽勳驗封兩司值尚書張綵依阿逆瑾勢熖薰灼鈞有私囑輒以正對且反覆理諭綵不堪甚卿之不閱月綵坐瑾黨伏誅遂菴楊公爲尚書絅議論亦多不合遂乞補外出爲

山西參政疏請侍養家居十九年樂道安貧養親教子於蒼山谷中築讀書臺養粹凝虛隨意所適起四川參政不赴再起陝西以母命就道時陝西值邊警遂菴自冢宰即歸復起爲總制三邊見綱喜曰吾今日乃知王錦夫也即以兵柄付之不閱月奏捷遂菴特疏以薦未幾聞母喪奔歸起復適歲大饑奏救荒十三事復除山西參政遷浙江右布政使巡按御史李佶以不行謦折之禮妄摭論列綱曰御史爲朝廷耳目之官乃怙勢凌人尚可仕乎遂棄官歸吏部

爰李佶職在激揚論事不實王尚絅宜照舊供職乃
俾移檄起絅於家督促再三次年始入浙卒於官所
著有蒼谷集十二卷行於世學者稱爲蒼谷先生武
進薛應旂曰蒼谷文追秦漢詩逼[illegible][illegible]一時藝林咸
稱作者然實非先生之所尚也先生[illegible][illegible]每有兩程
而左三蘇崇理學而鄙詞翰使假之以年當必有繼
往聖而開來學者而世顧以功名事業期之又豈足
以知先生哉

[illegible]氏曰當時推理學者必以公與何文定爲首

爾謂王浚川李崆峒何大復孟有涯諸公乃文章
氣節之士夫文章何妨於理學而理學不專在文
章如就於文章則一文章士而已矣節義何妨於
理學而理學亦不專在節義如就於節義則亦一
節義士而已矣公生平立節固其所長而文章非
其所短終不肯以一節著者則學問之所得深矣
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到文之之時豈復有知
廉勇藝之可名夫子所云禮樂即夫子所云好學
歟

崔文敏公銑

銑字子鍾安陽人父陞以進士歷叅政清直著聲銑生稟穎敏誦覽絕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諸名士秦偉馬理呂柟寇天叙馬卿張士隆相友約明經修行毋慕高虛毋溺訓詁其志毅然以洙泗爲師弘治乙丑進士由庶吉士爲編修校修敬皇實錄同考會試宰執託私其子銑拒之逆瑾竊政銑見之不屈瑾怒欲加以罪其黨張綵曰北方賴此人倡古作挫折之不可瑾矯旨以練達政務爲名謫銑南儋勳

主事與名流講習學術瑾誅召還職經筵進講以擇相輔德納誨去讒頭戒逸豫爲勸時權倖錢寧輩在側大啣之以疾告歸課經授徒意泊如也世宗即位起修武廟實錄擢南京國子祭酒崇正學闢經術日與諸生問難不倦甲申議大禮有欲引銑爲助者銑恥於黨附拒絕之抗疏勸上勤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自分必得罪已報致仕歸居洹水遠近從學者衆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論學者古之好異者以明志今之好異者以昧心夫正

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聖融貫之道如日月五星點綴求真而不求其所循與否祇以抗名譁世而已非昧其心與孟子曰良知良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証其異刪良能而不挈非霸儒與家居十六年杜門著書日坐不貳軒非聖人之志不存非翼經之文不閱朝臣多引薦者愈自晦約皇太子立慎選宮僚起爲少詹事侍讀學士咨政講學殆無虛日尋轉南禮部侍郎次年秋入賀過家疾作請致仕欲續士翼解春秋註孟子刪

定宋元史病劇不克卒年六十四所著有松窓寤言中庸凡大學全文政議士翼讀易餘言鄭志渾詞及刪定二程遺書中說考晦菴文抄文苑春秋行於世贈禮部尚書謚文敏學者稱爲後渠先生

[illegible]氏曰文敏端嚴伉爽言動有矩無世俗依阿態人擬之程正叔予過澄水湛虛司馬極爲予稱其人與學予讀其集簡勁峭直意之所是不以人毀之而阻意之所非不以人譽之而寬殆所謂獨立不懼獨行不搖者與夫子不得中行而思狂狷

正爲其不隨流俗而孤行一意文敏其聖門之狂狷乎陸子靜王伯安其學術具在天下後世文敏詆其爲僞儒爲霸儒不肯一語苟同不無已甚然亦各就所見而駁之於異處正好着眼勤看果謬於聖人否殊不向毀譽場中定品格也

王肅敏公廷相

廷相字子衡儀封人生而穎異十三歲補邑庠即以能古文詞賦名弘治壬戌登進士由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官京師與大梁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東吳徐縉鄠杜王九思相以古文倡廷相尤究心國朝典章時政機宜聖學矩矱謫亳州判識薛蕙於稠人中親授以成其學尋知高淳賜環晉御史按陝西時權閹廖鏜出鎮朘削無度相嚴禁戢抑之先是相督學北畿有權閹三王二劉者以賂干相引使者

於庭焚其書至是鏜誣奏王劉恊力搆逮繫詔獄
舉朝九卿及科道或公疏單疏皆抗章論救已謫贛
榆縣丞尋歷提學四川山東自御史歷僉三督學
政皆正學術嚴考校在蜀會何景明督學關陝共約
爲條教行之至今教人養士之道尚尊爲成軌晉湖
廣按察使數決疑獄平李見寇亂以山東布政居母
憂著喪禮備纂成巡撫四川夷沙保向信猖獗三巴
震撼相悉勦平晉兵部侍郎督修邊工清查騰驤邊
腹官府賴之晉南兵部尚書謂祖宗根本重地守備

重權不宜久屬魏國專司請如各處文武官推代上
嘉納之更置推代自相奏始召掌都察院事仍原職
提督十二團營肅皇帝忽諭羣臣欲令太子監國以
便頤養人心錯愕不知所出相奏太子春秋方幼知
思未曾一旦御事恐事失分別且壅蔽將自此而生
後雖覺無及疏入其事報罷尋加太子大保上將南
幸承天相累疏懇留上皆温旨慰答即命相輔行堂
軍務及行在兵部都察院事一日上問沿途勞費相
以實對裁省甚多有玉帶廐馬之賜相位九列第與

手猶布衣所親嘗聞以爲請相曰以吾之竊厚祿而戴高位亦足庇第與子矣彼學既無成強冒朝廷名器與將謂何與人處凡可濟人事無不爲之而不自以爲德至於一字許可必慎一介取與必謹好集書老不釋卷惟以身心體驗爲自得凡有益國事有補聖學雖負天下之謗不恤肅廟初建稱親之議諸臣方如聚訟故相張文忠引相所嘗著論以證之而大禮尋定自世儒轉相傳襲爲致良知之說或幾以禪定亂德乃力辯之謂纓兒在胞中自能飲食出胞時

復能視聽此天性之知神化之不容已者自餘因習而知因悟而知因過而知因疑而知皆入道之知也剖析甚明嘉靖中分宜秉政貨賂公行相應天變自陳疏言大臣法小臣廉語甚刺其守堅定不避權焰類知此所著有溝斷集臺使集近海集吳中稿華陽稿泉上稿家居集慎言雅述諸書共六十卷奏議公移歸田集共三十卷皆淵源乎道德性命而研精於禮樂規制卒年七十一隆慶初贈少保諡肅敏許文簡公讚謂公持守類洪洞韓忠定參贊類青溪倪文

毅掌憲類安福張簡肅君方之古人宋李沆之忠義
魯宗道之骨鯁二陸之理學蘋黃之詞藻皆可擬也
可謂冓悉其刑容矣
兵曰司馬君實范希文理學之宗也議者謂
其功業太盛而不得與李延平胡叔心等同列後
川王子生平之學不篤守先哲以枯自得之識故
語議煥發多出人意表而時論亦以文章氣節歸
之夫文章氣節俱自學問中來烏可錄其末而遺
其本至謂周元公主静而遺動謂孟子善是性而

愚亦是性功自謂不謬於尼山或亦自任之過也



呂侍郎公坤 附楊通政公東明楊知州公潤

坤寧陵人字叔簡以舊染之汚也自號新吾嘉靖丙申十月生質稍鈍讀書不能成誦若訓詁家言亂之益不能解坤乃一切棄置默坐澄心體認本旨久之了悟入目即不能總年十五讀史讀性理諸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作拓良心詩辛酉舉於鄉隆慶辛未成進士丁母憂萬曆甲戌對策授襄垣令襄垣劇尚嚴明明年調大同大同貧尚撫字培植柔良裁抑豪横兩地甚德之先是襄垣士豪某被坤大創幾斃去之日

追数百里及之曰某蒙明公創誨因知悔悟今而後不復犯法矣知大同時有某以人命坐抵其姻王家房係隣邑大紳向坤言之荅曰獄已成不可反矣嗣家房任吏部向僚友曰天下第一不受請托無如大同令也特疏薦坤戊寅陞吏部主事故事新曹尚緘默畢伏坤獨崢嶸不少退避在部十年七轉郎署丁亥陞山東濟南道參政已丑陞山西按察使辛卯陞陝西右布政壬辰陞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所至皆正己率屬務致之行餽遺贖羨盡杜絕之尤加意蒙

貧孤煢無依者知天下將多事更嚴邊防迄後有成法不廢癸巳陞協理院事左僉都明年甲午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左在京四年與董范之議朝鮮之議有門之議堅守一說屹屹不少動惡之者中以奇貨蠱朝爲危坤一稟天日不懲始念戴士衡疏論劉道亨救之坤不辯引疾乞休疏凡五上予歸家居遇邑疾苦輙身任之不少奪即多口弗恤也有自京師來者要津寄字云葉臺山相公嘗薦於上當爲致謝坤曰宰相爲國薦人公也若字致謝是以謝爲求矣竟不

問權瑺某者差官齎書帛至坤曰大臣交結內侍律有明禁況素未識面乎原函璧回其守正不阿類如此家居四十年自奉儉約不置生產惟日與門弟子講論不輟有負笈自千里來者咸稱泌隨夫子云坤嘗謂六經簡易明切諸儒因之聚訟而裂道深文而晦道拘泥而隘道遂失其旨六經者天地萬物之史天地萬物者六經之案也而總寄之聖人聖人之心道之府也聖人之身道之輿也聖人之言道之鑰也天地以道鑄聖人聖人以道鑄天下又曰世道任自

務聖人立世教而約之以當然禮法者維持世教之奢物也國之存亡民之死生於是乎係巢由披卷佛老莊列實禮法之防而潰之近有念不及民物學不本誠敬心不存惕勵憂勤捨瞿曇餘唾開方便法門以自適其猖狂恣睢之意薄庸言庸行爲土苴視三百三千爲桎梏世教蕩無畛域宜自吾儒經史外諸淸奇高遠窈冥支誕之言悉付諸大作道脉圖又曰一身罪過都是我心承當五官百體無罪兩間罪過都是我身承當天地萬物無罪作呻吟語者常推理欲

生長極至之說以警世復爲圖以廣之謂古人之與衆人其初非與聖人遠也潛滋巳久不覺自移故舜跖只爭一念年八十三卒於家臨終作逐輓歌自餞自撰墓誌銘自述性直不委娩嚴毅少溫燠居官持法而清涼居家義勝而恩薄常事過激涵養功疎奉先人天理二字於靡堂不敢失墜遺命勿用風水陰陽家言所著有家禮翼家禮疑去僞齋集閨範安民實務交泰韻等書贈刑部尚書賜祭葬

氏曰予初向學知鄉公讀去僞齋集[illegible]

之愴然有當於心時公爲少司寇家居天下望其
一出以奏平明之治而公竟不出公惟不出而天
下益高之公之學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直接孔
思予輿之傳有宋諸儒未之或先學至于是又何
必憾其用不用哉

楊東明號晉菴虞城人萬曆庚辰進士禮科給事中
請立東宮又請頒教疏凡數十上轉刑科萬曆二十
年河决大侵齊梁淮徐間東明繪流民圖上之神宗
惻然傳示西宮中宮省覽遂出帑銀三十萬往賑乙

未分校禮闈稱得士因抗疏左遷陝西布政司照磨光廟御極晉大理光祿卿始見首善書院與鄒南皐馮少墟羽翼聖學後轉南京通政使卒贈禮部尚書

楊淵字述復商丘人萬曆壬午舉人師楊公起元以正心爲則與里中孝廉王國禎以道統自勵初仕與化令捐祭田數百畝後守霸州時內侍居霸者多擾害地方淵攜印抵都謁司禮監痛陳其狀司禮遂戒其下不得犯楊知州法致仕後霸鄉老來訊問者嘗數十人涕流不忍去

氏曰二公皆私淑新吾先生之學者也予嘗
聞其鄉之後進言公學有本原故附之

尤主事公時熙

時熙字季美洛陽人嘉靖壬午領鄉薦愛學於王文成之門人劉晴川魯信師門良知之說授戶部主事權稅滸墅關尋以母老乞養里居三十年遠近學者宗之號曰西川先生嘗言能翻前人案始能得前人意若不得其意而務為紛更是妄也又曰講學是解縛之法有世俗縛有賢傳縛有聖經縛有師說縛有意見縛皆是名利做根解得此縛纔是學此師門宗旨也後御史董定策薦曹端尤時熙孟化鯉於朝曰

古人以學爲實今人以講學爲名若臣卿三賢皆務實忠其門人孟津李根能崇師說官至僉事

氏曰西川要語一編最喚醒人世以爲傳陽明之學愚謂陽明之致知非陽明之致知孔子之致知也紫陽之窮理孔子之窮理也總不謬於孔子而已矣何至相牴牾分水火乎即如格物之說紫陽而在亦可以此商質共偕大道爲諍友爲功臣奚不可由也不嘗不說於夫子乎如慍見有是哉子之迂類夫子雖折之未嘗不重其人曰志意

不立子路侍何至以朱陸同異聚訟於生前朱王同異又聚訟於身後哉皆緣不明於學者助之波耳失紫陽意

孟光祿公化鯉

化鯉新安人官吏部文選司郎中以建言與顧憲成鄒元標同被譴倡道函關闡明學術於月川之後其言曰孔孟演虞廷之傳又千餘年而周程續之曰太極曰識仁蓋得一貫集義之學太宗言此學不明即終身從事恐不免義襲冥行耳曰四科必首德行顏不違仁尚矣其次若閔若冉孝敬自足取信至伯牛獨以疾見惜而齊魯論語六經舉無片言隻行可考乃儼然廟庭七十子且多謙而座下總歸於躬行實

踐聖人之道賴之愈久愈光鯉生平服膺月川爲祀典尚格叅對盈庭卒無定議慨叔季道微即一節義一孝廉之褒表每視豐約爲幽明不則亦必借有氣力者爲之推挽可爲浩嘆萬曆二十一年推補張棟兵科給事因革職爲民天啓朝冢宰張問達等題覆贈光祿寺卿學者稱爲雲浦先生澠池張信民師事之能得其傳

氏曰雲浦之學從統宗處理會其魄力自大

孔孟演虞廷之傳周程續之太極識仁便是一貫

集義大宗旨只此數言盡之矣主腦不清文辭繁
多終是曲儒

張知縣公信民

信民字孚若澠池人讀洗心藏密語慕之自號洗心居士童時知慕月川奉以爲程十五遊庠間新安孟雲浦倡道函關往從之毅然以斯道爲已任以明經授關中隴西令士鮮知學爲之建社學社倉客洛西三先生要言訓蒙要纂等書啓迪多士不避權貴謫籓司檢校與焉必嘘訂商學問日夜匪懈歸田後秦晉之間以及汝潁睢陽之士雲擁川至室不能容甃使者李日宣請主韶陽會過其廬恨相見之晚建正

學書院日與王愷所張泰宇孟宇鍵呂豫石諸公講太極周易天啓之季學遭厲禁就小東山下建靜室養晦其中崇禎御極巡按吳李交辟請益結社發明致中和之義且疏爲成均主絳州辛復元爲其母請表墓忽端坐而逝壽七十二所著日抉理學彙粹剖疑尚未梓行行於世者講學會解月川年譜訓蒙要纂四禮述一噱錄仰止葉洗心錄

氏曰中州之學月川其崑崙也以太極爲立李雲浦宗之抱初洗心退藏於密正其一脈相傳

處至五歲覩群兒畫圓內方外圖爲戲從旁正之曰天包乎地何爾爾乎此叚解悟比陸子静更早一籌

王參政公以悟

以悟字惺所靈寶人萬曆間進士歷官山西參政學術純正敦尚躬行從學於孟雲浦之門於鄉之先儒曹月川備極篤信嘗與張抱初張春宇呂豫石諸人倡明師說於正學書院嗣會於分陝龍興寺又會於其棠學者如歸其言曰自道學不明世往往薄躬行爲無奇其上者溺情訓詁藉口翼道下者以文人援玄虛要妙之說自列於儒林此皆吾道之蠹耳夫躬行豈易言哉終身體之不能盡堯舜之猶病文之望

道未見孔子之傳有未能皆學不能盡處之又與張拖務論學詩云自昔由來說克艱立心只在危微間男兒事業參天地合下先須透此關又云終日紛紛何所求幾人知向此中修孩提一念通天地翻棄寶山學比丘萬曆丙午分考順天鄉試稱得人鹿忠節善繼出其門

氏曰聖賢事業聖賢學問總在躬行上取齊躬之不行而講說徒繁何濟於事惺所遡去月川二百年矣是真能得其傳者

呂忠節公維祺

維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父心學有隱德以孝稱里閈維祺爲諸生時即毅然以聖賢自任登萬曆癸丑進士授山東司理以孝弟感民民爲之化擢吏部郎清鯁遺諷囑託當熹宗未正位人心弗定先請見於慈慶宮門抗疏調護聖躬近侍不許干預政事旋予假省親八年家居立芝泉書院與張抱初修明濂洛之學時天下方以講學爲諱逆璫嚙之幾中危禍摧考功矯旨另用烈宗御極起璽卿轉奉常上防微八

事援南户部侍郎請覈侵冒以百萬計任五年餘餉可支三年庚寅不苦竭援南兵部尚書汰冗登勇兵實不濫復群多士立豐芑大社講明正學未幾以父病乞歸集郡士立伊雒社以守先待後自責與全惺所張泰宇李虛齋王文苑孟守鍵許松麓劉澄遠諸人大會於正學書院講太極周易發明致中和之義嘗述象山之言人不可以無學猶魚不可以無水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乎人之道虛生浪死其在富貴者適足以播惡遺臭戊寅流寇詭撫當事者議安置河

人心洶洶如沸維祺力為挽止冬十二月賊勢猖獗侵窺河雒率家人分守北城罄家資勞軍士辛巳正月十九日賊抵北城維家丁殺十餘賊次日西城忽潰諸子以無守土責為言維祺曰受國深恩與城存亡義無可逃況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賊至被執曰非呂尚書耶稔知公善當謀出維祺艴然賊遂擁出城門賊首曰呂尚書今日請兵明日議剿何逼人太甚維祺厲聲罵曰恨無兵馬殺汝狗彘事至此止有一死賊令之跪罵愈厲北向拜闕西向拜父母與福

藩同被殺覿者皆相視流涕維祺嘗言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每論孔曾相傳得力於戰兢十二字故曾子易簀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於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嘗疏進孝經請頒學宮所著有孝經本義或問大全存古篇明德堂集奏疏音韻日月燈行世嘗作石隱先生傳以自況學者稱豫石先生

氏曰予於伯順蓬玄得悉豫石之人蓋忠義而潛心於理學者也公介然自守不附逆璫人所

共知至爲魏南樂所取士絕不少狥更爲人所難嘗謂古人居身處世亦顧所謂浩然之氣常存天地耳得失榮辱顯晦生死非能爲人加損所遇有幸不幸也乃竟以節死噫公非蹈白刃之士適值城破大臣無苟免之理蹈白刃而成仁取義正所以履中庸耳中州學者稱二呂先生與寧陵足當並峙

魯行人公邦彥

邦彥字鄭卿　人嘉靖乙酉解元庚戌進士授行人嚴嵩柄國遂疏終養學以程朱爲宗海內法之隆慶改元起吏部主事光祿丞皆不拜上疏陳十事首言聖學以敬爲主刑部侍郎耿楚侗曰臨大節不可奪吾信魯君矣

氏曰分宜柄政遂乞終養恥與匪人同朝耳穆廟起官而仍不拜總是難進易退之意聖學以敬爲主此便得其要理學須是有風節人得公最

後恨未悉其籍貫讀其著述也

跋

吾鄉理學肇自劉靜修先生靜修生容城之溝市里溝市之北十五里爲江村鹿忠節夫子所居之鄉也溝市之南十五里爲北城孫徵君夫子所居之鄉也五十里而遥生此三大儒予小子生也晚不及侍忠節師事徵君夫子之叔子君孚先生遂得久侍徵君夫子百樓七年時方垂髫毫無所知圖占後夫子來蘇門見夫子輯有中州人物考科分七首理學窃思理以定宗道統也亦治統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

暨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一以貫之故江村夫子以理
提綱吾夫子以隨時隨處體認天理明代不滿三百
年中州理學十有六人亦盛矣此雖就一國士一代
人而言推之而夫子所輯理學宗傳百代人千古士
其理一而已矣予小子既梓之不揣愚昧而爲之跋

康熙壬寅八月望日范陽門下晚學耿朴與宇謹識